

刘成信 / 主编



(百部)卷五
· 当代部分 ·

谢云集

XIEYUN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百部)卷五

· 当代部分 ·

刘成信 / 主编



谢云集 书

XIEYUN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5卷. 谢云集 / 刘成信
主编; 谢云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5

ISBN 978-7-5534-1628-1

I. ①中… II. ①刘… ②谢… III. ①杂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511 号

谢云集

出版人 吴文阁

作者 谢云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王芳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650 mm × 950 mm 1/16

字数 80 千字

印张 12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893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刷 湖南华商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1628-1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893

《中国杂文》(百部)

总 序

刘 成 信

—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的,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1915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的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那样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着思想方法的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至于把杂文称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确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年11月10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自序

谢云

本文原为《五味集》的自序，现在读来，觉得所言尚不无道理，所以借来作为本集的代序。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主要是1986和1987两年间所写的短文的一部分，大致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另有几篇，是前几年所写，但未收入《当代杂文选粹》“谢云之卷”，现在看看，似乎还有点意思，便也收了进来，排在最后。

邦有道则庶人议，庶人议则邦有道。这几年杂文的发展虽也有过起伏波折，但总的说是日见其兴旺了。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杂文的功能、时代特征、艺术表现等等的议论，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在我，大抵只是有话想说，而又自以为这些话可能有益于世道人心和社会进步，而且并非全是陈言套语的，便写了出来，很少考虑是否符合论者的尺度。如果说此外还有一些什么要求的话，便是力求文与人、言与行之间，不要背离得太远。

虽说杂文也可用于歌颂，但就其主要功能而言，恐怕还在于揭示和抨击社会上丑恶和落后的东西，以促其死亡。扶正祛邪，祛邪，正是为了扶正，实际也就起了扶正的作用。灭虫锄草与浇水施肥，对于植株的茁壮成长，都是



不可缺少的。

但这就出现了一个杂文作者的文与人、言与行之间能否一致的问题。杂文作者虽非什么领导者、教育者，但他的文字既要祛“邪”，他的为人，便理应比较的“正”，这才有道义的力量。“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杂文作者不能学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的样。

我自知缺点甚多，而又要执笔为文，这就产生了矛盾。我的办法是“有所不为”。这“有所不为”，大致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譬如说，如果自己偷了东西，就绝不指着别人的鼻子骂他是贼；如果自己削尖了脑袋钻营什么官位，也绝不堂而皇之地去指斥别人是“官儿迷”。这是一种藏丑法，自然并不神圣，但至少可以心安一点。二是凡自以丑恶并加以攻击了的行为，自己以后便特别注意加以检点和约束，不去做那样的事，以免被人指着背脊并投过来轻蔑的冷笑。

在我看来，杂文作者只要不以圣人自居，并愿审视和改造自己的灵魂，当他把笔尖指向社会的时候，实际上也正是在荡涤自己心灵里的尘垢。如果一定要自己一尘不染，那就只好大家搁笔。

1988年1月6日

目录

郭国之君	1
柔石皱眉	4
为朝云一辩兼谈拍马	6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9
翻箱底	12
“好好先生”三论	15
我们那时候……	21
“读杂文”三忌	24
一个人与五个师	27
词条新编	30
也说“难得糊涂”	33
“打熟张”	36
“我们”又怎样?!	39
涂抹术	42
听话引来的话	45
没有瞄准靶子	49

“某公”与“诸公”	53
“信教”与“吃教”	57
按棋理下棋	60
是非经	63
有数不如无数	67
叶公魂归以后	70
海内何妨存异己	74
说“教”	78
大佛	81
惭愧	84
从隐私权说到“隐公权”	87
赠君一法防“被淹”	91
从宋振庭念白字说起	95
孟子的厄运	98
两滴泪水	102
说“有”易,说“无”难	105
乌啼三声	109
一口咬定	113
谁铸造了灵魂?	116



关于庆祝和纪念	119
惑	122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质疑	126
神圣的一票	135
宪法的故事	139
尊重民间思想者	143
从马寅初那个夜晚说起	148
为人作嫁的痴情	161
书缝偶窥	164
零思碎想	172



郭国之君

“善善”、“恶恶”，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把好的当做好的，把坏的看成坏的。应该说，这是很可贵的了。但有的古人对此却评价不高。抄一段古书上的话：

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以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

仔细玩味郭国父老的话，确实颇有见地。善善、恶恶，较之是非颠倒，善恶混淆，固然要好，但如果始终只是停留在观念上或口头上而不见于行动，付诸实践，那就一钱不值。一个这样的国君，是可以把自己的国家弄成一片废墟的。

唐人杜牧写过一篇《阿房宫赋》，指出秦的统治者追求享乐，不惜民力，结果落得身败国灭。后世帝王，未必便不懂得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然而真正身体力行的能有几人？

他们知善不能行，见恶不能去，结果或者搞得民穷财尽，或者做了亡国之君。

这是说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那么无产阶级的人情况又如何呢？看来也不能完全例外。拿一言堂、特殊化来说，谁不认为是坏东西，然而，不是始终有人对之恋恋不舍吗？有些人经常谆谆告诫别人应当如何如何，而自己却明知故犯。

所以，郭国父老的话，算得上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

人们为什么善善不能行，恶恶不能去？无非是由于从“知”到“行”的中间，有着那么一些不大容易逾越的障碍。这障碍，大致不外两点。一是有私欲。孟轲曾经给齐宣王讲过一通有关“王政”的道理，宣王颇为赞赏。孟轲说：“大王既然认为有理，为什么不实行呢？”齐宣王坦率地说，他喜爱财富，他喜爱女色。由于摆脱不开私欲，于是，“王政”云云，只好搁到了一边。最近揭发的商业部长到饭店吃饭不按价付钱，这种行为，大概任何一个小学生都知道是错误的，这位部长却竟做得出来，无非是既要享口福，又舍不得掏自己的腰包，也是私欲作怪。二是有阻力。要行善去恶，必然会遇到恶势力的抵制和反扑。如果没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也就只能限于“望善兴叹”，或者半途而废。古人有句名言：“非知

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就一定意义说，是并不错的。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任何一个时代，又总有无数志士仁人，既不为私欲所蒙蔽，又不为阻力所慑服，以无私无畏的气概，知善必行，见恶务去，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奋然前行。这些人，就被称之为革命家或革新者。

十年浩劫，曾经形成了是非善恶的大颠倒。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具有伟大的意义。就当前而论，在明是非、分善恶的基础上，在“行”和“去”这两个字上用工夫，却特别显得重要。

【原载 1980 年 11 月 25 日《解放日报》】

柔石皱眉

鲁迅的《二心集》中，有一篇只写了半截子的文章《做古文与做好人的秘诀》。1932年，鲁迅把这篇未发表过的半篇文稿收入集子的时候，追述了有关它的写作经过：1930年，柔石要到明日书店去编一种杂志，请鲁迅撰稿，鲁迅便写了这篇文章。“当夜没有做完，睡觉去了。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而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

这，大概只能算是一桩平常的事，但里面却很有些感人并给人以启示的东西。

在当年，论柔石和鲁迅的关系，大概有好几层。除了编辑和作者这一层外，还是后进与前辈、非名人与名人、学生与老师。用不着说，柔石对鲁迅是极其尊重和敬爱的。但他看了鲁迅的这篇未完稿，居然皱起了眉头，公然表示“太噜苏了一点”。想起来，真得有点不顾情面的勇气。而鲁迅，看了柔石皱起的眉头，听了他的“太噜苏一点”

的评论，竟也毫不介意，还答应另给他译一篇短文。想起来，也真得有点不计情面的胸襟。但在柔石和鲁迅之间，这些却显得那么简单、自然，大概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什么情面、什么勇气和胸襟之类的东西。

然而正是在这里，最好地显示了一个大作家与编辑之间，一个前辈长者与后进之间的坦率、谅解的精神，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种精神和关系，又是从共同的战斗中产生，并为其服务的。

今天，在我们的编辑与作者、编剧与导演、导演与演员之间，前辈与后进、名人与非名人之间，是否都有着这种亲密关系和坦率、谅解精神，不得而知，但把鲁迅和柔石的行事，作为镜子拿来照一照，该是有益的。

【原载 1982 年 4 月 8 日《文学报》】

